



世纪文库

中世纪哲学精神

[法] 吉尔松 著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中世纪哲学精神

[法] 吉尔松 著 沈清松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世纪哲学精神 / (法) 吉尔松(Gilson, E.) 著; 沈清松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世纪文库)
ISBN 978-7-208-07963-2

I. 中… II. ①吉…②沈… III. 中世纪哲学-研究
IV. B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92476 号

责任编辑 周 运
装帧设计 陆智昌

中世纪哲学精神

[法] 吉尔松 著
沈清松 译

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出 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00027 北京朝阳区幸福一村甲 55 号 4 层)
发 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35×965 毫米 1/16
印 张 27.5
插 页 4
字 数 344,000
版 次 2008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07963-2/B·659
定 价 42.00 元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编委会

主任

陈 昕

委员

丁荣生	王一方	王为松	王兴康	包南麟	叶 路
何元龙	张文杰	张英光	张晓敏	张跃进	李伟国
李远涛	李梦生	陈 和	陈 昕	郁椿德	金良年
施宏俊	胡大卫	赵月瑟	赵昌平	翁经义	郭志坤
曹维劲	渠敬东	韩卫东	潘 涛		

出版说明

自中西文明发生碰撞以来，百余年的中国现代文化建设即无可避免地担负起双重使命。梳理和探究西方文明的根源及脉络，已成为我们理解并提升自身要义的借镜，整理和传承中国文明的传统，更是我们实现并弘扬自身价值的根本。此二者的交汇，乃是塑造现代中国之精神品格的必由进路。世纪出版集团倾力编辑世纪人文系列丛书之宗旨亦在于此。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包涵“世纪文库”、“世纪前沿”、“袖珍经典”、“大学经典”及“开放人文”五个界面，各成系列，相得益彰。

“厘清西方思想脉络，更新中国学术传统”，为“世纪文库”之编辑指针。文库分为中西两大书系。中学书系由清末民初开始，全面整理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学术著作，以期为今人反思现代中国的社会和精神处境铺建思考的进阶；西学书系旨在从西方文明的整体进程出发，系统译介自古希腊罗马以降的经典文献，借此展现西方思想传统的生发流变过程，从而为我们返回现代中国之核心问题奠定坚实的文本基础。与之呼应，“世纪前沿”着重关注二战以来全球范围内学术思想的重要论题与最新进展，展示各学科领域的新近成果和当代文化思潮演化的各种向度。“袖珍经典”则以相对简约的形式，收录名家大师们在体裁和风格上独具特色的经典作品，阐幽发微，意趣兼得。

遵循现代人文教育和公民教育的理念，秉承“通达民情，化育人心”的中国传统教育精神，“大学经典”依据中西文明传统的知识谱系及其价值内涵，将人类历史上具有人文内涵的经典作品编辑成为大学教育的基础读本，应时代所需，顺时势所趋，为塑造现代中国人的人文素养、公民意识和国家精神倾力尽心。“开放人文”旨在提供全景式的人文阅读平台，从文学、历史、艺术、科学等多个面向调动读者的阅读愉悦，寓学于乐，寓乐于心，为广大读者陶冶心性，培植情操。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大学》）。温古知今，止于至善，是人类得以理解生命价值的人文情怀，亦是文明得以传承和发展的精神契机。欲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先培育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由此，我们深知现代中国出版人的职责所在，以我之不懈努力，做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文化脊梁。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编辑委员会
2005年1月

中世纪哲学精神

献给亚贝丁大学哲学教授

约翰·莱尔德 (M. JOHN LAIRD)

Παρὰ Θεοῦ περὶ Θεοῦ μαθεῖν

Athénagore, *Legatio pro Christianis*, VII.

目录

新版译序 / 1

译序：中世哲学精神与中国哲学精神的会通 / 3

原作者序 / 16

第一章 中世哲学与天主教哲学 / 19

第二章 “天主教哲学”概念的澄清 / 33

第三章 大有及其必然性 / 50

第四章 诸有及其适然性 / 67

第五章 类比、因果关系、目的性 / 82

第六章 乐观的人生 / 100

第七章 造化宣主荣 / 115

第八章 天意观 / 130

第九章 人类学 / 145

第十章 位格论 / 160

第十一章 对自我的认识 / 174

第十二章 对万物的认识 / 189

第十三章 理智及其对象 / 203

第十四章 爱及其对象 / 219

附录 熙笃会密契论之内在一贯性 / 234

第十五章 自由意志与自由观 / 245

第十六章 律则与道德 / 260

第十七章 意向、良心与义务 / 275

第十八章 中世纪与自然 / 291

第十九章 中世纪与历史 / 306

第二十章 中世纪与哲学 / 321

注释 / 339

人名索引 / 421

新版译序

就在 21 世纪来临的前夕，我在二十五年前的译作《中世纪哲学精神》要改版发行了。这当然是一件值得欣喜的事情。就个人而言，我感到欣慰的原因之一，是本书的翻译是我在鲁汶大学读书初期进行的。鲁汶大学 (Université Catholique de Louvain) 是一所近六百年历史的大学，建立于中世纪，并在文艺复兴时期扮演过重要角色，如今仍是欧洲最重要的高等学府之一。我在该大学研读现象学、诠释学、科技哲学等当代思潮。本书的翻译可以说是我对前此的士林哲学陶成的告别之作。

原因之二，则是因为此书在 1977 年译毕之后，从出版到发行都遭遇到一些波折。译稿在寄给原先邀译的周克勤教授之后，由于周教授忙着其他中世纪原典翻译与出版，没有余力出版此书，本书的译稿就被搁在一边。直到本人学成归国，在政治大学任教，才开始设法出版。幸当时担任政大哲学系主任的项退结教授向台湾“国立”编译馆推荐，经过一番审查过程之后，由该馆接受出版。然而，由于当时台湾出版界缺乏眼光，竞标出版此书意愿不高，最后编译馆只好自行出版，初版印行五百本，本书中文版终于在译毕十年之后得以面世。可惜，出版之后，编译馆并不重视此书，既未在本书发行上用心，也未予以宣传，初版售罄，便闲置一旁。对此，本人常为本书中文版的命运感到不平，为此而有悻悻之感。然而近些年来学风较为开放，大学开设不少

相关课程，需要参考书籍，本书自然成为老师与学生询求的对象，惜以绝版甚久，无以符应需求。所幸，由于台湾商务印书馆的远见和慷慨，本书终于能再和读者见面。

就学术思想而言，当前哲学已然踏入了后现代思潮，对于西方近代世界与“现代性”（modernity）多所批判。从近代西洋哲学强调的“主体性”（subjectivity）逐渐转向“他者”（the other），由“美感”转向“崇高”，对近代以降的理性主义多所质疑，更从对宗教的排斥转向对于信仰的重新肯定。基本上，就某种意义言，“后现代”其实就是返回“前现代”。当代人在走出近现代性的牢笼之后，又返回到中世纪对于宗教的重视，强调理性的整全作用，并重视人类信仰的深度与德行的培养。我个人并不认为历史真有循环，然而，在某种意义下，中世纪的精神已在后现代思潮中重现。我想，历史之所以会有某种循环，是立足于人类总须在历史的道路中找寻无以预测的未来路向的指标。就此而言，这本《中世纪哲学精神》不但有助于读者了解中世纪哲学的基本义谛，而且将有助于提供后现代的未来路向以珍贵的路标。

可以说，目前我们正值狭隘的理性主义衰微，广义的宗教复兴运动当道之时。全世界如此，台湾也是如此。佛教与佛学在社会上与校园中最受注目。广义的基督教义也逐渐受到重视。大家渐渐明白，明白基督宗教，明白天主教与基督教的哲学与神学，将十分有益于深层认识西方文明。相较于此，前几年的台湾学界还颇有偏见，他们承认佛学是哲学，但却不承认甚或排斥基督宗教的哲学与神学思想。目前的开放态度是颇令人欣喜的。本书的内容既是讨论中世纪的哲学，而当时的哲学与天主教思想有密切关系。至于基督教则是近代宗教改革的产物，与现代性的形成有密切关系。中世纪的哲学，包含教父哲学与士林哲学，可以说是西方哲学的宝藏，也可说是人类思想宝库中的重要遗产。希望读者在研读之时，打开心胸，接纳其中怀藏的宝物。

沈清松

2000年12月18日序于指南山麓

译 序

中世哲学精神与中国哲学精神的会通

《中世哲学精神》是法兰西学院院士、中世哲学权威吉尔松 (Etienne Gilson) 先生所作的一本世界名著，主要所阐述的是在西方哲学传统中，极为深远的士林哲学精义。士林哲学发展的时期，正与西洋中世纪基督宗教文明的发展相配合，而此一时期的基督宗教正属天主教，因此又称为“天主教哲学”，但其意义并不限于任何宗教派别，而在于其所代表的西方哲学传统。既然“深入认识西方”是今日中国文化发展的要务之一，本书的翻译深盼能有助于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洋士林哲学的比较研究和相互发明。国内关于此类对于中世哲学的全盘性、综合性研究的翻译迄今仍非常有限。民国二十三年商务印书馆曾经出版庆泽彭先生所译，而由比利时鲁汶大学教授胡尔夫 (Maurice De Wulf) 所著的名著《中古哲学与文明》，此后即再无同类、同水准之译作出版。吉尔松著《中世哲学精神》一书，可以说在哲学论述上远胜前者，希望藉此能弥补国内学界在这方面的不足，并满足研究者和学生们的需要。最主要更希望它能有助于中西两大哲学传统的溯源返本与比较会通。

把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洋士林哲学，从流溯源，继而对照比较，无论

在思想史的了解和新理论的建构上，都是很富启发性的工作。因为两者各自为东西方哲学的两大主流，各有深远辉煌的传统，亦各自不断综合各时代的知识和文化成果，并且开启后来的学术。这两道承先启后的学术生命，皆曾经是稳定各时代中西文化的擎柱。

综略言之，中国哲学自《尚书》与《易经》开其端绪：《尚书·洪范》昭示皇极的永恒哲学，秉承大中的精神，将它实现于道德规范和政治制度，使中华初民的宗教信仰，转变为普遍的道德精神；《易经》张举创造变化的历程哲学，一方面在道德与艺术中发挥其创造维新之精神，另一方面亦上索太初“易有太极”时的动力根源，据之为源头活水。此两大源头，历经诸位哲王，发展到先秦诸子百家，而骨干其间者，则为儒、道、墨三家：儒家意在显扬圣者气象，发挥一体之仁，并实现社会正义，订定典章制度，重视所谓“依象制器，以前民用”；道家则陶醉在诗艺化境之中，览照于玄之又玄，有无同出的形上境界；至于墨家则秉其宗教情操，摩顶放踵，为实现兼爱精神，利人利天，而提倡科学方法，讲求逻辑，辨明因果。综合而言，儒道墨三家的思想典要皆在于彰显道德与艺术理想，以安排人生实际。东汉以后，印度佛学传入，次第发展，用宗教精神、哲学智慧和严格的思辨语言，来提携中国固有的价值理想，锤炼中国哲学，于是产生隋唐中国大乘佛学各大体系。综其要义，乃在以苦心慧心谋求人类精神之灵明内照：在自然哲学中，则勘破因缘，悟其无自性；在知识论中，则以其繁杂之描述现象学，铺陈认识结构，又以其超越现象学，以求转识成智；在形而上学里，则不滞空有，中道平等，以体察妙有之奥蕴；在人性论，则提倡众生皆有佛性，皆应反求智慧与行动的泉源而成大觉。如此发展迄至宋明，新儒学三系迭续发展，分别以格致性理、扩充本心、实用事功三途径来求完成道德理想。最后降至清末民初，在西方文化与政治的干预与冲击之下，国人乃丧失本有之创造力，学风转迎西方科学思潮，人性与世界日堕于物质平面，传统价值垂危欲泯，而原以价值哲学为本质的中国哲学，经此冲击，竟无力再推陈出新，甚至有“中国哲学死亡”之

哀叹！

反观西方的士林哲学，则远承柏拉图、亚里斯多德所已经综合的希腊思想，近纳新柏拉图主义、教父哲学（尤其圣奥古斯定思想），自士林哲学之父安瑟莫启其序幕，历圣伯尔纳、伯纳文都等大师，而在13世纪的圣多玛斯哲学中达到辉煌的顶点，正是既有传承、又能创造。柏拉图提倡永恒的理想世界，敦促现实去追求分享，而戴米乌吉神宛若一大艺匠，致力于塑合理相与物质。亚里斯多德则剖示由原质以迄第一不被动之主动者，各层次之间由潜能而实现的发展体系，陆续展现于其理论哲学、实践哲学，而止于全面自觉的思想本身。柏、亚两氏虽同为人类思想之佼佼者，但因为缺乏由启示而得之彻底而丰赡的创造观念，终未能完整深入于存有的奥秘。士林哲学采两者之优长，并以《圣经》中的宗教精神和思想（例如创造的观念、存有本身、道成肉身……），提升两系统而予以调和，使理性与启示兼容，而人生与宇宙亦共获根源与归趋。士林哲学巨擘多玛斯更为圆融兼判明的集大成者，以存有哲学综览全体，使存有、人生与价值兼容并蓄，统筹发展。在形而上学方面指陈存有本身之丰富创造力和万有的恰当地位，来结合永恒与变化，并指出存有界推陈出新的创造历程；在认识论上，则更详列人认识的结构与程序，由数理而心理而形上，步步追源，转知识成智慧，而后发为仁爱，产生道德行动。在人性论上，则人人皆是按天主的肖像——道（即圣言）——而造成。非但人如此，万物亦然。只要是存有者，便与天主肖似；只要是存有者，便自有道，便能归向道。于是，知识、道德、艺术与宗教的价值获稳当的安排；宇宙、社会与人生各得其定位。在多玛斯以外，像伯尔纳、伯纳文都、董司各都等人，亦皆共同持守这种天主教哲学的精神。及至奥坎唯名论出，中世的旧士林哲学始见没落。没落的主因，诚如吉尔松所言，是由于各学派的后人入主出奴，争讼于语言之间，而忽略语言所表达的实在。中世士林哲学在完成了时代任务之后，不幸走上式微之途。但是，其主要的思想，仍然直接、间接地影响近代哲学。

19世纪末叶之史学以为文艺复兴乃反对中世黑暗时代而起之新思潮，殊不知文艺复兴以及近代哲学多有承袭中世士林哲学者，此在今日已为不争之史实。吉尔松之其他研究，言之甚详，不再在此赘言。其次，中世哲学所用之哲学术语，亦沿用至今，成为西方哲学语汇之宝藏。观今日纷离堕落的西方文化中，若有三数可取之精神，往往是扎根于基督宗教或中世哲学与文明所表扬的价值。20世纪以后，中世研究勃兴，西方学术界又重新探索中世时代人类之经验与思想，才发现中世纪实为文学、艺术、宗教乃至哲学上之光明时代。对于士林哲学加以参考和研究常能启发伟大的思想家（例如，当代大哲海德格的教职论文是研究董司各都，海氏亦阅读多玛斯）。19世纪末，新士林哲学运动又起，在当代科学新知与哲学思潮刺激之下，新士林哲学再度蓬勃发展，一方面受多玛斯、伯纳文都等思想深度的号召，另一方面亦不断与康德哲学、黑格尔哲学、存在主义、现象学、诠释学等思想和各种当代科学新知，进行交谈，做批判、综合和拓新的工作。

由上可知，一个思想体系若持有深刻的洞见，一定不会死亡；只要创造力犹存，能透视新现象背后的深度，则常可以再造新机。士林哲学便是一个好例子。中国哲学本应如此，可惜当初传入西方文化之时，急切于学习西方近代之科技与政术，忽略了探索其根本基础，亦忽略其历史的连续性，以致受科技和军政的冲击与迷惑，自家创造力衰竭，无力再造新局，若是当初国人在西方冲激以后，能追溯西方文化深刻的底基，不迷惑于肤浅的选择，或许能不落入今日不中不西的局面。昔日受印度佛学影响而产生中国大乘佛学的伟大创造，今日受西方文化影响，本应可以再发新的光芒。然而许多人忘怀了西方文化之根源。轻视士林哲学，更不明察希腊思想，仅为其一例。此种只见表面的态度，终究无法把今日所急呼之科学与民主真正扎根落实。甚至有些倡唯物论或科学实证论的学者，受19世纪部分西洋史家歪曲的看法，对于士林哲学多所误解。像玄学科学论战之时，丁文江倡打倒玄学鬼，

胡适之倡科学人生观，以科学为万能之主宰，而斥中世之士林哲学为玄空虚无之学。直到今天，历史教科书和历史论著仍然把中世纪称为黑暗时代，字典类书多将 Scholasticism 一词译为“烦琐哲学”。这类偏颇对于教育和文化都会产生错误的影响，使国人对西方文化源流产生错觉。至于哲学界，本应从思想深度中，来看出此种误解的肤浅之处。但毕竟亦无法免俗。追根究底，这些误解亦显示出中国传统哲学在某些哲学幅度上的缺点。

中国哲学界对于士林哲学的误解有以下数端：首先是把士林哲学当作是以宗教价值为中心，而贬抑人文价值的思想体系，因而用轻蔑的意味来了解士林哲学所谓“神学仆婢”，认为中世纪无论形而上学、知识论、伦理学、宇宙论，主旨都在于崇神抑人。表现在个人与社会生活上，则轻视此生，专务来世，鄙陋肉体，致修灵魂；以人生为尘埃，唯敬神得救援。人人皆污染于罪恶之中，唯信徒能得救等等。其实中世哲学言天主，并不贬抑人的价值，反而提升人的价值。因为它认为天主是一个无限、完美、充满创造力的存在者，人既然是它依照自己肖像所造，当然亦分享了它的美好与创造力。佛经谓众生皆有佛性，甚至一阐提亦具佛性；士林哲学则谓人人皆是按天主的肖像受造，即按道而生，人性自含道，若人能愈益求道，便愈益肖似天主。所谓道不远人，其形上根基在此。一切存有者，只要存在，便按其存有的程度而肖似天主。中庸谓人“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参”，士林哲学则认为人是天主持续不断的创造工程的赞助者。这就是士林哲学所持的真正的、完整的人文主义。尤其多玛斯的哲学，更是一种兼综又富创造性的价值哲学，他的价值哲学有两大依据：一为存有学，一为哲学人类学。多玛斯的哲学是存有的哲学 (Philosophy of Being)，其整个哲学体系可以说是对存有的赞诵，对世界、对生命的赞诵，对人类的伟大的赞诵，对无限存有者天主的赞诵。由存有提供价值以无限的领域，使价值有了实现的基础。所谓价值乃存有精神性的创造活动。其次，多玛斯的哲学人类学，对人类的才性与活动做逐层深入的探讨，抉发人的